

访谈

蒲剧名家吉有芳

## 沪上“充电”，探寻蒲剧新活力

□记者 杨颖琦

6月20日，上海戏剧学院2025戏剧导演研修班（春季）圆满结业，14位怀揣导演梦想的“学子”在这趟“充电”之旅中收获满满，这其中，就有蒲剧名家吉有芳。作为蒲剧舞台上响当当的“名角儿”，退而不休的她带着对蒲剧艺术的敬畏与突破自我的渴望，重新走进课堂，开启了一段为期4个月的研修之旅。这不仅是她个人50年艺术生涯的一次深耕，更是蒲剧这一古老剧种在新时代寻求创新与传承的生动注脚。



▲结业证书

## 放下光环，重当“学生”

“学习还是太晚了。”

“站了几十年的舞台，突然要像学生一样每天记笔记、写剧本，一开始还真有点不适应。”

.....

初见吉有芳时，回到运城不久的她还在捧着导演类专业书籍学习，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和批注，字里行间透着一股较真的劲儿。书桌旁，摊开的行李箱里装得满满当当，里面都是她这次赴上海“充电”学习的书籍与笔记。这位在戏曲舞台上以“红娘”等角色深入人心的蒲剧名家，虽然已习惯了舞台上的聚光灯与掌声，但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课堂里，她主动卸下“名家”光环，以一颗求知之心拥抱新知识。

“蒲剧的根在晋南，唱腔里既有梆子腔的豪迈，也有南方戏曲的婉转，但时代在变，观众的审美也在变，我们不能抱着老本子啃一辈子。蒲剧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说起这次去上海学习的契机，吉有芳坦言是偶然也是必然：“正巧年初的时候，一位老同学给我发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研修班的消息。”

近年来，她常思考一些问题：如何才能更好地将蒲剧传承下去？如何让年轻观众既能看懂蒲剧的“老味道”，又能感受到当下的“新表达”？正是这份对蒲剧艺术的“不满足”，让她下定决心走出舒适区，远赴上海“取经”。

来到上海，重回课堂，14位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聚在一起，学习导演专业相关的基础理论，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数位名师为大家授课。从西方导演专业理论到东方传统戏剧结构，从莎士比亚悲剧结构到当代实验戏剧手法，多元的导演理念为她打开了全新的视野。“以前



▲吉有芳（后排右二）担任编剧、导演的小品排练间隙  
受访者供图

排戏，更多靠经验和直觉，怎么唱、怎么动，都是依靠前辈传下来的‘章法’，老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但现在学了导演思维才发现，每个动作、每句台词背后，都能找到更贴合人物心理和剧情逻辑的设计。”她说。

## 带着问题来，伴着思考学

“不懂就是不懂，这并不丢人。”

“思想和技巧缺一不可。”

.....

进修，从来不是“盲目充电”，而是让传统经验与现代戏剧理论碰撞火花。出发前，吉有芳带了一叠厚厚的“问题清单”：蒲剧的传统叙事结构如何与当代观众的认知节奏接轨？程式化动作怎样兼顾“规范性”与“表现力”？年轻演员的培养中，如何平衡“师承”与“个性”？这些问题，既是她从艺数十年的困惑，也是蒲剧传承中亟待破解的难题。

同学中，不仅有来自越剧、黄梅戏的同行，还有学习德语、电影导演、剧社负责人等其他行业人员。在长达4个月的研修中，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创作。

在理论课堂上，吉有芳带着问题来，伴着思考学。当老师分析“角色动机与舞台调度”时，她立刻联想到自己演过的《藏窑》里的场景——“如果用现代导演手法重新梳理，或许能让人物的矛盾冲突更有层次，观众也更容易共情。”

理论学习之余，同学们也需要自编、自导、自演地“交作业”。为了写好一个10分钟~15分钟的小品剧本，吉有芳常常熬到凌晨三四点；即使是这样，还经常被老师将作品“打回”，继续完善。“大胆尝试，失败了也没关系，一定要参与进去。”回来再次总结失败经验，她这样说道。这样的“修炼”，也让她打破了以往固有的思维模式，从另一种视角看待剧本、舞台和表演。

“你看这个《挂画》里的片段，传统演法重‘技’，演员的‘转帕’，‘卧鱼’堪称一绝，但如果从导演视角加一段内心独白的画外音，会不会让人物更丰满一点呢？”她边说边在剧本上勾画，笔尖划过之处，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更是蒲剧艺术寻求突破的可能。

## 带回“新火种”，照亮传承路

“不仅戏曲程式需要学习，戏剧理论也得学习。”

“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学到的东西好好消化，再用到我们的创作和排练中去，把所得变成蒲剧‘养分’。”

.....

“出来学习，不是为了把蒲剧改成‘上海味道’，而是要把外面的好方法‘本土化’，让蒲剧更有生命力。”这是吉有芳回来后常挂在嘴边的话。在进修期间，她始终没有忘记“蒲剧人”的身份，每学到一个新理论、新方法，都会下意识地与蒲剧的实践结合起来。

一次观摩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实验戏剧后，她深受启发：“他们用多媒体投影烘托氛围，我们蒲剧也可以试试用灯光和音效强化‘戏眼’，观众的代入感肯定会更强。”她立刻把这个想法记在手机备忘录里，打算回去后和剧团的年轻演员们琢磨实践。

对于年轻蒲剧演员的培养，她也有了新的思考。“在大师班学到‘导演对演员的引导技巧’时，我就想起剧团里的年轻人，他们有冲劲，但有时对角色的理解太表面。”她计划之后借鉴“情景模拟训练法”，让年轻演员先吃透人物的生活逻辑，再谈创造程式动作。“就像班里的年轻学生一样，凭着坦诚和直觉就能说出‘本子哪里不对’，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他们把‘直觉’变成‘章法’。”她的眼神里，有对未来的憧憬，更有对责任的笃定。

上海的进修之旅，于吉有芳而言，是一次“艺术的重启”。她不仅学到了导演的专业知识，更感受到了海派文化的包容与创新精神。而这份“充电”所得，终将化作滋养蒲剧的养分——让古老的唱腔在新时代唱出更动人的旋律，让黄土高原上的“乡音”，能跨越地域与年龄，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正如她在结业感言中所写：“带着时光赋予的笃定走进课堂，发现导演世界如此辽阔。感恩诸位老师的学识与耐心，让我的视角在沉淀中焕新。故事在取景框里继续生长。”戏曲的传承，从来不是守着老戏台不动，而是带着根脉，向更广阔的世界走去。

文化茶座

## 展才艺与颂党恩

□王思恭 姚小勇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之际，为了让戏迷朋友更好地感受蒲剧中的红色基因和红色血脉，微信公众号晋风蒲剧网编辑、整理河东蒲剧名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蒲剧专场合辑，演唱名段献厚礼，红色经典颂党恩，成为“庆七一”活动的亮点。

率先登场的中国戏剧红梅金奖、首届国际小戏艺术节优秀表演奖获得者，蒲剧、秦腔、线腔、眉户“四门抱”的二级演员李红莉演唱的《洪湖赤卫队》核心唱段。在演出中，她唱得激情饱满、慷慨激昂，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身陷牢房的韩英“党的女儿一颗红心向着党，头可断血可流决不投降”那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展示了擅演各类人物的深厚功力。

中国戏剧二度红梅金奖、山西省杏花奖获得者苏鹏演唱的《党的女儿》选段，用高昂的情绪和优美的演唱表达了共产党员田玉梅丈夫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抗日走后，她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半年，被捕临难之际，不改初衷，坚信革命必将胜利，憧憬“万里春光满家园”的美好未来。苏鹏的演唱情动于衷，字正腔圆，悲壮昂扬，感人至深。

山西省杏花奖获得者，小旦、武旦、彩旦、青衣、老旦皆能应工，以“多面手”著称的原运城市蒲剧团党支部副书记杨艳艳，将革命现代戏《杜鹃山》中党代表柯湘“乱云飞渡碧波涌”的经典唱段演唱得气势磅礴，声情并茂，行云流水，将人们带回到革命战争年代艰苦斗争、激情燃烧的岁月，得到观众的热捧。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山西省蒲剧艺术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贾菊兰演唱的是精心打造荣获山西戏剧四项大奖的原创剧目《中条山上党旗红》核心唱段。她用引人入胜的表演生动再现了“河东红嫂”王换娥绣制党旗、投身革命、亲人牺牲依然不改初心的奋斗历程，成为用戏曲讲好红色故事、促进党史教育的典范。她演唱的“王换娥生长在农家小院”唱段情真声美、韵味浓郁、自然流畅、情贯始终，成功塑造了剧中人血肉丰满、真切感人的典型形象。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原运城市蒲剧团副团长，蒲剧艺术院原创作室主任吉有芳带来的《江姐》绣红旗选段。该剧目，江竹筠（江姐）奉组织之命，与彭咏梧假扮夫妻，赴川做地下工作，后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狱中依然坚持斗争。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溃败前的大屠杀，她面不改色、心不跳，组织狱友绣制红旗迎接解放。吉有芳的演唱慷慨、抒情、凄美、悲壮、憧憬、期待兼而有之，感人心扉，与李红莉塑造的韩英、苏鹏塑造的田玉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演出的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运城市蒲剧团原党支部书记、团长，运城市剧协主席，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蒲州梆子代表性传承人王艺华演唱的革命现代戏《沙家浜·坚持》，他宝刀不老，风采依旧，嗓音高亢明亮，将“听对岸响数枪声振芦荡”选段演唱得慷慨激昂、磅礴大气、优美动听、催人奋进，唱出了新四军战士保卫祖国大好河山的豪情壮志和必胜信念。他和助演的剧组演员身着戎装，气势豪迈，表演干净利落，将演出推向高潮。

艺术家们对红色经典的倾情演唱，彰显了大家对党的由衷热爱，为蒲剧艺术的守正创新、繁荣兴旺作出更大贡献的文化自觉和使命担当。观众在享受美伦美奂精神文化食粮的同时，为他们由衷点赞，并期待着他们更新、更美的力作。